

THE TEMPLAR PROPHECY

圣殿的预言

[英] 麦利欧·瑞汀 著
石慧慧 刘婕 译

MARIO READING

跨越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二战以及21世纪三个时代的传奇故事
情网、阴谋的编织与破灭，预言、诅咒、轮回的构建与剥离

作者为国际著名及高智商俱乐部门萨会（Mensa）会员、畅销书作家 本著作已在近40个国家出版

关键词：圣殿骑士 圣矛 纳粹 危地马拉 叙利亚 惊悚 悬疑 穿越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HE TEMPLAR PROPHECY

圣殿的预言

[英] 麦利欧·瑞汀 著
石慧慧 刘婕 译

MARIO READING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殿的预言 / (英) 瑞汀 (Reading, M.) 著; 石慧慧, 刘婕译.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5
书名原文: The Templar Prophecy
ISBN 978-7-5621-7895-8

I. ①圣… II. ①瑞… ②石…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570号

THE TEMPLAR PROPHECY : BY MARIO READING

Copyright © 2014 Mario Read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Heath & Co.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圣殿的预言

SHENGDIAN DE YUYAN

[英] 麦利欧·瑞汀 著 石慧慧 刘婕 译

出品人: 米加德

总策划: 卢旭 彦吴桐

责任编辑: 何雨婷 姚丽晴

装帧设计: 谷亚楠 朱海英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 //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印刷: 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240千字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0.375

版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0月第1次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2016年第063号

书号: ISBN 978-7-5621-7895-8

定价: 39.00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孙女，埃洛伊塞

——老爹心中全世界最好的小女孩。

我们也无从得知，以怎样的眼力看待鳄鱼之梦，我们才会觉得赏心悦目。

——约翰·D. 麦克唐纳 (John D. MacDonald)

《一个星期一，我们把他们全杀了》 (*One Monday We Killed Them All*)

所以我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研究的宗教，是否能够教我们杀死肉体中的恶龙？这种恶毒的东西，虽深埋于我们体内，但又时不时显现：这就是童年时人们给我讲的原罪吗？

——弗朗索瓦·比佐 (François Bizot)

《大门》 (*The Gate*)

第1章

霍姆斯，叙利亚

2012年7月16日

这一次，和平示威的活动愈演愈烈，眼看就要失去控制。约翰·哈特从事新闻摄影记者的工作已经十五年了，他对这类民众消极情绪的爆发早已习以为常。他常常能准确预测到局势变坏的时间，所以直到今天，从事这份危险工作的他仍能安然无恙地活着。

哈特用胳膊肘拨开一条道，冲到人群前头开始拍照，在更换相机的同时熟练地变换着焦点和拍摄重点。这种场景的拍摄有时间限制，必须赶在暴民找寻到替罪羊之前拍好，所以他不能在这儿待太久。尽管早已将防弹背心和头盔藏好，但在那一堆人前他仍然显得格外扎眼。他脖子上挂了三台不同型号的相机，还背了一个帆布包来单独放他的 iPad 和镜头。哪怕只有一个人特别注意到他，他也必须赶快逃跑。哈特已年近40，跑得也不像当初那样快了。

枪声响起来了，一声接着一声，十分有序。似乎每个枪手都有各自的任务，要么是做一名狙击手，要么就是做鸣枪警告的人。这时，人潮慢慢朝着他们那个方向涌动。

哈特之前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它预示着人们不再关注自身的诉求，而是企图依赖人多势众来保全自己。

此时此刻，哈特被挤在大道旁，他闻到了催泪瓦斯的味道。他快速拐进一条和主干道平行的小路，随即便发觉自己正和一帮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一起奔跑。这群人个个都蒙着脸，其中一些人还拿着手机在讲电话。哈特确定这个地方必定有什么组织，是的，他非常确定。他决定跟踪他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哈特和他的“同行者们”来到一座半废弃的广场。这里应该刚刚遭到过轰炸或坦克袭击，一片片碎玻璃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金属片和破裂的混凝土使这里看起来越发像月球表面。

哈特侧身避开了这些年轻人，一直在拍摄照片。

这时，一辆黄色标致 205 以极快的速度驶向广场远处的角落，但很不幸撞上了一块混凝土，翻了车。

这帮年轻人像动物嗅到了猎物一样，改变了关注的方向。驾车男子从被撞坏的标致前车门爬出来，身上全是血。他看到周围人越来越多，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危险的一个决定——他掏出了他的手枪。

人群立马喧闹起来。这帮人完全变成了一群暴民，他们原本是很随意地关注这名男子，现在却变得十分目的明确。

那名司机向空中开了三枪。暴民们沉寂了一会儿又重新聚在一起，一边跑一边向这名男子扔砖头、石头和混凝土块。哈特意识到，此时此刻不会有人注意到标致车顶上用英文和阿拉伯语印刷的“新闻”字样。

他站在碎混凝土块堆成的金字塔上，开始拍照。身为一名老兵，他曾参与围困萨拉热窝的行动、塞拉利昂和车臣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他才不至于蠢到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他知道，摄影师并不会创造历史，

他们只能记录历史。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万万不能多管闲事。

就在那里，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视线，接下来发生的事改变了所有他确信的东西。这位女士一直坐在标致车的后座上，在她的 iPad 上输入文字，iPad 就像护身符一样被她紧紧地抱在胸前。尽管她穿着防弹背心，头部也包在软垫头盔里——头盔前用耐高温白墨水标注了她的血型章^①——尽管如此，哈特还是认出了她，她就是记者阿米拉·艾森伯格。

哈特认识阿米拉已经十年了。他们曾在阿比让、开罗、巴格达一起睡过，甚至在肯尼亚的拉姆岛共度了两周假期，之后阿米拉还曾怀孕流产过。这种开始和结束灵活转换的关系很适合他们这种职业。两人并没有确定过什么关系，也没什么承诺。在战争时期坠入爱河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和平再次降临，艰难时刻必将过去。

那个司机已经死了，暴民开始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女人身上。哈特将相机背在后背上，全速向暴民奔去并高声呼喊。

一个年轻人试图抓住阿米拉的 iPad，她设法紧紧握住它，但那个年轻人用手背扇了她一下后拿着战利品飞快地跑了，跑开时还在那具伤痕累累的尸体上踢了一脚。

另一个人，比其他人年龄要大一些，他捡起了司机的手枪，逼迫阿米拉跪下，脱下了她的头盔，把手枪指向她的太阳穴。

“不！”哈特喊道，“她是一名记者。她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暴民们纷纷将视线转向哈特。

哈特将记者证挥舞在头顶，用蹩脚的阿拉伯语说：“她对司机所做的一切毫无责任。她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我认识这个女人。”他说这

① 血型章：如果战士受伤陷入昏迷，可以从血型章快速得知血型。（译者注）

些话，完全是凭着他认为暴民中有人也许曾看到自己跟拍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对自己很熟悉了。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为阿萨德或者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我认识她。”哈特再次强调。

暴民们让哈特挨着阿米拉的身旁跪下，然后拿走了他的相机和器材包。

哈特当然不会有任何反抗，毕竟三台相机和一部 iPad 哪能比生命重要。他会在风平浪静之后在黑市上买回这些设备，回归到记者手里才是这些设备存于世上的正确方式。

“你们是间谍，装成记者的样子而已。我们会杀掉你们。”

“我们不是什么间谍。”阿米拉也用阿拉伯语说，“这个男人说的是真的，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

阿米拉能用阿拉伯语说话，让这位暴民有些措手不及。

“给我看看你的记者证！”

阿米拉的手滑进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了她的证件。

那名老一点的男子抬起他的眼镜，眼睛使劲儿贴着记者证看，很明显，他患有高度近视。“证件上写着你姓艾森伯格。这是一个犹太姓名，你是犹太人。”

“我的名字是阿米拉。我父亲是阿拉伯人。”

“但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的姓里带有她的名字，你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你是以色列的间谍！”

哈特知道她和阿米拉注定要死了，没人能救得了他俩。那个长着稀疏的毛拉式胡子的持枪男子是大家公认的领袖。当哈特看向他时，他抬起了手枪。

机关枪扫射的“嘶嘶”声和“啪嗒啪嗒”声在广场上回响，人群向

各个方向散开，就像花儿在风中飘散。

当那个男子拿枪瞄准他俩时，哈特用身体护住了阿米拉。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出于本能，出于骑士精神，还是因为阿米拉曾怀过他的孩子？子弹很可能会穿透他那毫无防护的身躯，无论怎样，阿米拉也会被杀死。他这样做对两个将死之人来说是何等多余啊！

然后，手枪发出了空弹膛的“咔嚓”声。那个长满胡子的男人呼唤着真主安拉，询问为何司机的手枪突然失效了。

哈特观望四周，然后看向持枪男子。

两个男人就定在原地对视着。

随后，哈特站了起来，走近那名男子。

男子将枪举到哈特的额头，再次扣动了扳机，可是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弹匣里只有三枚子弹，早已被死去的司机在示警时用尽了。哈特用手环住男子的脖子并使劲儿勒住。阿米拉后来告诉他，当时他一直在大喊大叫，但哈特对此毫无印象。他只记得一阵红色迷雾萦绕在他身旁，他的眼睛向内翻，活脱脱一个将死之人，一个活在世上的死人。

片刻后，叙利亚政府军将两人拖走。那名试图杀害他和阿米拉的男子，那时还好好地活着。

之后，哈特和阿米拉被政府军正式驱逐。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俩再次经过广场，他们看到那个男人的身躯扭曲地贴在墙上，好像刚刚遭受了海啸余波的冲刷似的。他们问军队司机发生了什么，司机告诉他俩，那个男人试图逃跑时，不小心被一辆货车撞死。

哈特靠在车身上，闭上了他的眼睛。他自问道：“这些疯狂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仍然活着？”阿米拉伸手过来抚摸他的手臂，哈特叹息着摇了摇头。

第2章

萨勒夫河，亚美尼亚，土耳其南部

1190年6月10日

约翰尼斯·冯·哈特柳斯从未见过任何穿着全副铠甲的男子落入激流中，更不用说眼前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了。

哈特柳斯只单穿了一件亚麻汗衫和一条羊皮马裤，他疾步冲向河岸，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水中。他立刻就向河中央游过去，在离他 50 英尺远处，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和他那受伤的战马正奋力在水面上漂浮。但是显然，皇帝的这匹坐骑根本负担不了甲冑加身的主人，这重担沉沉地压在前马鞍上。更糟糕的是，战马的脖子突然被弩射中，鲜血瞬间喷射而出，这情景让战马瞬间虚脱。

哈特柳斯本来游泳游得并不好，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他划开冲击胸膛的河水，一下接一下地向前扑去。他张开双臂准备迎接皇帝，就好像男人在迎接爱人回到自己的胸膛一样。很快，皇帝所有的护卫纷纷落马，命丧河中。周遭只剩哈特柳斯和这位 67 岁的皇帝，两人之间仍隔着 20 多英尺远。这时，他听到伏兵的喧闹声已然从身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河水急切的咆哮声。

两名土耳其弓箭手骑马与河对岸的哈特柳斯保持同步前进，他们早已瞄准了罗马皇帝。第一名弓箭手和第二名弓箭手接连放箭，哈特柳斯赶忙向附近的河岸游去。只见第一箭在离哈特柳斯头部几尺远的水面弹起来，第二箭像一个向下的圆弧一样刺穿了渐暗的黄昏。哈特柳斯将身子后倾，试图躲避弓箭，但是弓箭刺裂了他的右脸颊皮肤，就像用短柄斧劈开木头一样干净利落。

就这样，哈特柳斯渐渐沉陷入水中。他感到冰冷的河水死死地攥住他的伤口，令他的伤口麻木。他看到深红色的鲜血在水中蔓延，又被水流冲走，最后在昏暗的夕阳下消散。当他重回水面时，皇帝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那匹战马在水里游走。哈特柳斯箭一般地向水下蹿去，但伤口上冰冷、休克的感觉使他失去了力气。他又试了三次，强迫自己潜入河底，但他能潜到的位置一次比一次浅，他一次比一次无力。他知道，现在他已经远离了皇帝从马上跌落的位置，也没有办法可以逆流而行，再回到那个位置。

哈特柳斯只得把头前倾，埋在两只胳膊中间，这样水流就可以带着他前进。他看见在离自己 30 英尺的地方，弓箭手们正按兵不动，向后瞧着什么。

他们的主要目标——罗马皇帝——已经死了，没有人穿着厚重的铠甲还能在汹涌的河水里存活。夜幕降临，他们已经杀死了目标人物，至于那名受了伤的，半裸上身且毫无军人装备的骑士，还值得他们费心思追寻吗？想到此，土耳其人勒住马的缰绳，从河对岸折回，开始是缓步而行，然后慢慢奔跑起来。

难道弓箭手们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射杀的正是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哈特柳斯并不这么认为。伏击在临近傍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皇

帝的乌鸦能够在他面临危难之前给予警告。这次仅三天时间，皇帝就失去这群乌鸦的陪伴。大多数情况下乌鸦的骤然离去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

乌鸦和朗基努斯圣矛都可以无误地向信徒们证明：君权直接由神授予。半盲的罗马百夫长朗基努斯，正是用朗基努斯圣矛，刺入了十字架上耶稣的肋下。历史已经解释了这一可怜的最后行为：以色列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的追随者们看到耶稣确实已经死去，就不会折断他的骨头。从那以后，这圣矛就成为德意志所有伟大领袖和西方帝国的象征。现在乌鸦已经远去，皇帝也逝世了。圣矛多半是沉入了萨勒夫河底，再也找不回来了。

哈特柳斯此刻只能选择向这湍急的水流屈服，让自己的身子被水流带着走。他向远远的前方望去，皇帝的战马艰难地游向河岸，最后跌入沙坝中。只见马的身体一阵痉挛，它的腿像刚出生的小马崽一样从空气中一扫而过，然后它便死了。哈特柳斯向沙坝游去，身子开始慢慢变冷，感觉就快要死去了。以他现在的情况，也就只有一种自救方法了。他决定一试。

哈特柳斯爬到沙坝上，挣扎着走向那匹马。看到皇帝的剑仍然在马鞍旁的剑鞘里，他将其一把拔出，用剑刃给战马开膛破肚。马的热血和胃里的东西不断地涌向他的双脚。他扯出了这匹土库曼马的内脏囊袋和肠子，尽管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作呕，但现在他可以让自己的肚子里放松一会儿了。在这里面，他感觉到马的身子包裹着他，给他提供了一个摇篮，好像他是小孩一样。

通过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约翰尼斯·冯·哈特柳斯，禁欲的圣殿骑士，骄傲地穿着纯洁的白色罩衣，宣誓效忠德意志皇帝，然后重生。

第3章

早晨到来，太阳升起。哈特柳斯从马肚子里爬出来，身上充满了恶臭，四周苍蝇环绕。他四处观望，看见了远处升起的烟雾，但究竟是生火做饭的炊烟，还是焚烧大屠杀后的烟，他无从知道。

哈特柳斯低头看了看那匹土库曼马，昨天一整晚，他在这匹种马里藏得很好，它身体的余温保护哈特柳斯免受寒冷的侵袭。在这里，他不会寻找掉队士兵的土耳其侦察兵发现。哈特柳斯一直用他的汗衫来包扎他脸部的伤口，血斑和凝血一直覆在他的身体上。现在他认定：这血斑和凝血至少在一小段时间内成为保护他的盔甲，使他苍白的皮肤免受晨光的照射。整个晚上，内脏的臭味都与他如影随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他都快对这味道免疫了。

哈特柳斯拿起皇帝的剑，准备转身离开，但一段短暂回忆让他暂时停下了脚步。很多年前，他还是名非常年轻的骑士，在施派尔大教堂举办授权仪式时，他曾看见皇帝骑马经过他的身旁。记得当时，皇帝的皮袋子一直垂到了剑那里。他问过他的同伴，放在精美的皮袋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就是那著名的长矛，朗基努斯圣矛。皇帝到哪儿都带着它的。”

“它才1英尺长，根本不可能是长矛。”

他的同伴笑笑说：“哈特柳斯，圣矛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把手上的木头早已经腐烂殆尽，只剩下刀刃和一枚钉子。那枚钉子可是从耶稣的十字架上取下，然后用金线绑到刀刃斜棱上的。”

就在这时，所有的人都在胸前画着十字架，喊着救世主的名字。

“你以前见过吧，赫尔斯伯格？你曾亲眼见过圣矛吧？”

“不，没有。只有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才见过它。但当皇帝或者他的继承人拥有它时，上帝才能与我们同在。一切皆有可能。”

想到这段对话，哈特柳斯心中立即充满了期待。他切断皮带，从土库曼马的尸体上撬走了马鞍。是的，正如他记得的那样，皮袋子还在，而且挂在了前马鞍的肚带上。

哈特柳斯俯身解开了肚带上的搭扣，拿出了圣矛，但外界似乎有一种力量在阻止着他，让他的手指停在离搭扣6英寸远的地方。

赫尔斯伯格曾说过，只有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才能看它。

哈特柳斯赶紧把手收回，好像被烧着了一样。作为一名圣殿骑士，他曾立下很多誓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对骑士团团长忠诚，比这更重要的是对君主，也就是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忠诚。即使在皇帝驾崩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使打破誓言的人不会面临终身被诅咒的风险，这样的誓言也不可能被打破。

哈特柳斯用马的皮带给自己当腰带，用来挂皇帝的剑、剑鞘以及盛放圣矛的皮袋子。他对自己的此番安排感到十分满意。最后，他悄悄地将皇帝的马鞍放进仍在发臭的马胃里，在河里喝饱了水，开始往营地的方向前行。不论他在营地那儿发现了同伴，还是取胜的敌军，都全凭上帝的掌控。虽然如此，但他清楚一件事：在危难时刻，他可以用皇帝的

剑的柄头将圣矛粉碎，不会让它落入萨拉森人的手中。

哈特柳斯花了3小时才回到原处，整个过程若是由河水拽着他走，20分钟就足够了。地面上岩石遍地，尽管现在只是6月初，但阳光已经十分火辣。他光脚走在路上，即便汗衫的剩余部分都已经拿来包裹双足，但每一步还是走得异常艰难。他多次被迫停下脚步，重新绑好自己做的萨拉森式样的头巾，因为戴着这样的头巾就可以让面部创伤避开一直在身边盘旋的苍蝇。

当哈特柳斯登上那座离营地原始位置不足四分之一英里的小山，他才发现营地早已被废弃。盯着十字军骑士留下的伤残，他感到极其羞耻，心脏在胸腔里紧紧揪着。他明明白白地看清了这一切，好像这样的结局已经用哥特式字体印在了沙地上。

估计皇帝的意外死亡让骑士们崩溃，他们已经撤退了。他们撤退的原因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哈特柳斯用手挡着直射的阳光，试图在惊慌的军队留下的混乱中找到其他的蛛丝马迹。

是的，这的确有一条通向阿克里州方向的小道。难道这意味着巴巴罗萨皇帝的儿子，也就是斯瓦比亚的腓特烈六世，可能和剩下的骑士一块儿奔去了耶路撒冷？抑或土耳其散兵在袭击营地，杀掉皇帝后，顺着这条小道撤退了？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哈特柳斯是不可能撤退的。如果他落入圈套，那也只好顺其自然。但是他现在的任务在于皇帝的家人，他要将皇帝的剑和圣矛归还给真正的主人。另外，如果没人对皇帝的死做出解释，他还要解释清楚：在哪里，如何才能找回皇帝的尸体。

当时，哈特柳斯一时冲动，就跟着皇帝跳进了水中，他到现在都不确定土耳其人在进行第一次袭击时是不是在混乱中看见了他。袭击发生

在黄昏之时，当时，他的大多数同伴都在做晚间祷告。哈特柳斯值了一天勤，筋疲力尽，他获准无须参加祷告。像他这样免除祷告在军营里是很常见的。在这里，军队的现实情况远比那些死板教条重要得多。哈特柳斯正准备睡觉，土耳其人就开始了袭击。

此时，哈特柳斯几近崩溃，他在撤退骑士留下的碎屑中仔细搜寻一些他能盖住下身的衣服，他那条羊皮马裤现在已经不忍直视了。他发现这里只有一件精美的大袖连衣裙，毫无疑问，这衣服属于一位高贵的女仆，她是从德意志运来侍奉耶路撒冷的王后西比拉，也就是雅法和阿斯卡隆的伯爵夫人的。

哈特柳斯被太阳晒得愁眉苦脸，他对连衣裙滑稽的大长袖也十分不满。他用他的剑切去了裙子的花边，然后到河里把自己冲洗干净，又把连衣裙从头上套进去。这样，这件被丢弃的长袖衣服就可以进一步保护他的头部了。哈特柳斯心想，如果他必须要在死的时候穿得像个女人一样，那就这样吧，没什么不可以的，至少他不会被晒死。